

# 西夏韻書同音第九類聲母的擬測\*

龔 煌 城

西夏韻書同音是研究西夏語聲韻系統的重要資料。全書按聲母類別分成九章，依次爲重唇音、輕唇音、舌頭音、舌上音、牙音、齒頭音、正齒音、喉音、舌齒音等，其次序與韻鏡上三十六字母的排列次序相同。這本書在各章開頭把同音的字放在一起，分成一組一組的小類，各組之間用小圓圈分開。一個字自成一類而不與其他的字同音的則放在各章之末，字與字間不用小圓圈隔開，而只在前頭標示「獨字」。現存同音有兩種不同的版本，兩者之間最大的分別是初版大體上不分聲調，平聲上聲放在一起，視爲同音<sup>1</sup>。再版則平上聲分開，各成一類。從初版可以看出平上兩聲相配的關係，而且因爲現存西夏文資料，只有平聲部分保有完整的反切，而上聲字只有零星的資料保存在不知名的手抄本西夏字書殘卷裏面，所以許多上聲字的聲類韻類只有藉其與平聲字的關係才能決定。從這觀點來看，同音初版遠比再版重要。

從同音這部韻書我們可以窺知西夏文各字聲母的類別。西夏另外還有一部韻書文海，是像廣韻一樣按韻母編排的，現存只有平聲部分。把同音與文海互相參照，可以確定西夏文字各字聲韻母的歸類。西田龍雄（1964）卽以此爲基礎，參核西夏文與漢藏梵文的對音資料，作首次有系統的擬音。後來 Sofronov（1968）更輔以反切資料，改進了西田的擬音。本文擬就他們兩人對同音第九章舌齒音的擬音，加以檢討，並提出修正意見。

\* 本文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六十九年度研究獎助，付印前承李壬癸兄惠賜修正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1. 西田（1964：I, 33）及橋本（1963：34）均稱此爲「同居韻」，本文加以沿用。

同音九章中前八章都以直譯方法翻譯漢語聲母類別之名稱，只有第九章舌齒音原書作「𐵄𐵇𐵈𐵉𐵊𐵋𐵌𐵍」<sup>2</sup>。𐵄 liə<sup>1</sup><sup>3</sup> 是「風」的意思，𐵇 žie<sup>2</sup> 是「部族名稱」。西夏韻圖以此二字（取其聲母 l-、ž-之音）翻譯漢語「來」「日」二母，所以同音的名稱譯成中文是「來日二字九章」。Nevsky (1960: I, 118) 指出西夏韻圖上都寫作「𐵄𐵇𐵈𐵉𐵊𐵋𐵌𐵍」（即：「來日二字舌齒音」）。同音第九章所收的字相當於漢語的來母與日母字。西田龍雄（1964）根據對音資料為此類字分別擬出 l-, l̥-, lh-, r-, b̥z-, b̥- 與 ñž- 等七種聲母。擬測的根據是下列各種對應關係。

- \*l-      漢 來母：藏 l-, gl-, kl-, bl-：梵 l-
- \*l̥-      漢 來母~。來母：藏 ld-, ldth-, th-, zl-
- \*lh-      漢 來母：藏 lh-
- \*r-      漢 𐵄來母~°來母~來重母：藏 r-：梵 r-
- \*b̥z-      漢 𐵄移+精母，𐵄精母：藏 gz-, grz-
- \*b̥-      漢 𐵄移：藏 z-, hz-, gz-
- \*ñž-      漢 日母+精母，日母+知母，日母，審母：藏 zh-, gzh-, j-

西田當時因只持有採自 Nevsky (1960) 字典零星的反切資料，各小類各獨字的聲母，除了少數例外，可以說是個別擬測的。有些字沒有對音資料，只好暫付闕如，而以 L 號標示。這樣的字據他自己的估計共有小類三十類，計八十五字，加上獨字八十字，總共一百六十五字（西田 1964: 145）。

2. 「𐵇」為「𐵄」之異體。文海雜類（以下簡稱雜類，此書收聲母比較特別的字，分平聲與上聲兩部分，所收的字按聲母類別分類，有反切注音）稱此類音為「𐵄𐵇𐵈𐵉𐵊𐵋𐵌𐵍」（即：「來日舌齒音」）。俄譯文海譯此為「風獨舌齒音」。橋本（1961: 16）已指出「獨」字譯得不妥。按日母西夏譯為「𐵄」（Sofronov 擬音 2505 žie<sup>2</sup> 屬上聲 54 韻）而「獨」字則為西夏「𐵇」（Sofronov 2507 t̪ie<sup>1</sup> 平聲 61 韻）。兩字字形字音皆不同，西田（1964: 135）譯為「流風音」，似乎是把「𐵄」（žie<sup>2</sup>）認作「𐵄」（Sofronov 2500 lew<sup>1</sup> 平聲 45 韻），因為後者在夏譯孫子一書中用以轉寫「流沙」之「流」（參見 Nevsky 1960: II, 596）。
3. 本文中所引用西夏音之擬測，除非另有注明，悉依據 Sofronov (1968: II, 276-403)。音標右肩 1、2 之符號分別表示平、上聲。

Sofronov (1968: II, 95-99) 把舌齒音的反切整理出來，共得二十個反切連鎖。他雖然沒有指明哪一個連鎖代表哪一個音，但把他所擬的音代入這些連鎖，即可看出他爲各連鎖擬了什麼音，再把這些音與西田所擬測的音加以比較，即可知兩者之異同。撇開少數個別的出入不論，其關係大致如下：

反 切 連 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20
西 田 擬 音	l-	ɬ-	lh-	r-	bz-    ɓ-    ɲž-
Sofronov 擬音	l-	ld-	lh-	r-	ž-

Sofronov 因爲利用了反切資料，所以解決了不少西田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但仍有極少數字，既無反切又無對音，無法擬測。

從上表可以看出兩人的不同主要在於 Sofronov 把西田最後三個音併成一類，擬爲 ž 音。爲了探究這一個問題，我把掌中珠中的漢夏對音重新整理，並核對 Sofronov 的反切連鎖，得到與他們兩人稍爲不同的結論。茲分述如下：

一、西田擬爲 bz- 的西夏字在掌中珠裏以漢字「𐰚移則」，「𐰚移足」，「𐰚移全」，「𐰚移作」，「𐰚移將」，「𐰚移責」等或以漢字「𐰚撈」字注音。前者共有十七字，當中有反切資料的共四字，都是屬於平聲韻的。這四個字的反切上字，有兩個是屬於反切連鎖十三，一個屬於反切連鎖十六，另一個屬於反切連鎖十九。另外有兩個上聲字，本身雖然沒有反切資料，但有「同居」的平聲字反切，其反切上字一個屬於反切連鎖十九，另一個屬於十六。但後者是平上相配關係不正確的小類。以漢字「𐰚撈」字注音的西夏字而屬於舌齒音類的，共有三字，當中兩個平聲字有反切資料，反切上字屬於連鎖十三及十六。另一個上聲字本身沒有反切資料，但在初版同音與前述兩個字同時放在一起，正確的相配關係是反切連鎖十三的字。從這些漢字注音看出反切連鎖十三、十六、十九同屬於一類。

西夏字	掌中珠 <sup>4</sup>	漢字注音	聲調	韻類	反切上字	反切連鎖	Sofronov 擬音	西田擬音
𐞗	094	□移則	平	69	𐞗	⑬	ʒiə	bzi
𐞘	353	□移責	平	61	𐞘	⑬	ʒie	bze
𐞙	113	□移則	平	86	𐞙	⑯	ʒiə	bzir
𐞚	181, 294 312, 351	□移則	平	92	𐞚	⑲	ʒiə	bzir
𐞛	081, 122 125, 135	□移則	上	85	(與上字同居)	⑲	同上	同上
𐞜	275	□移作	上	47	(與平聲 91 韻不相配而同居一小類)	⑯	ʒwon	bzor <sup>5</sup>
𐞝	054 083	□移	平	17	𐞝	⑬	ʒa	bzafi
𐞞	151	□移	平	80	𐞞	⑯	ʒa	bzar
𐞟	254	□移	上	14	(與平 17 相配)	⑬	ʒa	bzafi

二、西田擬爲 b- 的字是以漢字「□移」注音的字。掌中珠裏以「□移」字注音的字共有七字，其中有反切資料的共五字<sup>6</sup>。反切上字屬於連鎖十三的有兩個字，屬於連鎖十六及十九的各一個字。

西夏字	掌中珠	漢字注音	聲調	韻類	反切上字	反切連鎖	Sofronov 擬音	西田擬音
𐞗	342	□移	平	11	𐞗	⑬	ʒi	bih
𐞘	343	□移合	平	67	𐞘	⑬	ʒwei	bwi
𐞙	185	□移	上	72	𐞙	⑯	ʒie	bzir <sup>7</sup>
𐞚	251	□移	平	67 <sup>8</sup>	𐞚	⑲	ʒiei	bi

4. 引掌中珠時用三個數字，前兩個數字表示頁數，後一個數字表示欄，例如 094 表示第九頁第四欄。

5. 西田未注意到此一小類中平上聲之誤配而以平聲 91 韻之韻母擬上聲 47 韻，依照西田擬音系統應改作 bzo。

6. 無反切資料的兩個字是：珠 306 𐞗 ʒiə 上 77，見於同音喉音類，小類 95(45A1)。「移」字左邊的口號疑爲誤加。該字形體近似 𐞗 ʒiə 上 61，或許因而致誤。另外珠 204 𐞗 音□移合。此字既不見於文海，也不見於同音。

7. 西田 (1964: I-136) 小類 11 漏列了掌中珠中這一個漢字對音，因而只根據藏文對音 rdzi, gziḥ, zih 擬爲 bzir，由此亦可見西田之 bz- 及 b- 應合而爲一，不應分開。

8. Sofronov 4776 𐞗 ʒiei 上 60 及 3063 𐞗 ʒiei 平 67 實爲一字，後者因文海此處模糊不清而誤錄 (平聲 67 韻第 2071 字)。按平聲 67 韻與上聲 60 韻互配。Sofronov (1968: II, 262) 本來應列出這兩韻的反切及同居關係，不知何故這一頁脫落，却把 141 頁重複印在這裏。

最後一個是上聲字「𪛗」，其反切上字 Sofronov(1968: II, 246)引作「𪛗」，但此字既不見於同音，也不見於文海，疑爲「𪛗」字之誤。「𪛗」字見於上聲六十一韻，其本身沒有反切，但「同居」的平聲字反切上字作「𪛗」，也是屬於反切連鎖十三。

西夏字 掌中珠 漢字注音 聲調 韻類 反切上字 反切連鎖 Sofronov 擬音 西田擬音

𪛗	201, 272, 286, 341, 345	𪛗移	上	10	𪛗	⑬	zi	bif
---	-------------------------------	----	---	----	---	---	----	-----

綜合上面兩條，我們可以下個結論：以漢字「𪛗移則」，「𪛗移足」等及「𪛗」字注音的字與以漢字「𪛗移」字注音的字實不可分，應該合成一類。西田分成兩類是錯的。屬於這一類的字是反切連鎖十三、十六及十九。

三、西田擬爲 *ñž-* 的西夏字以漢語日母字爲其對音，當中以「日責」，「日知」，「日率」注音的各一字，而只有以「日知」注音的字有反切，屬於連鎖十七。以漢語日母字注音的西夏文字共有七字，當中六字有反切資料，反切上字屬於連鎖十四的有兩個字，屬於連鎖十五的有一個字，屬於連鎖十七的有三個字。

西夏字 掌中珠 漢字注音 聲調 韻類 反切上字 反切連鎖 Sofronov 擬音 西田擬音

𪛗	354	日知	平	67	𪛗	⑰	ziɛi	ñži
𪛗	164	兒	平	10	𪛗	⑭	ziɛ	ñži
𪛗	244	弱	上	2 (與上字同居)	𪛗	⑭	ziwu	缺
𪛗	311	兒	平	32	𪛗	⑮	ziə	ñžir <sup>9</sup>
𪛗	144	柔	平	46	𪛗	⑰	ziɛw	ñžiew
𪛗	255	柔	平	47	𪛗	⑰	ziəw	ñžu
𪛗	296	柔	平	46	𪛗	⑰	ziɛw	ñžiew

此外還有以西夏文字注漢字日母字的，共有六個字，當中有反切資料的有兩個字，本身被用爲反切上字的有一個字，這些都屬於反切連鎖十四。

9. 西田誤入平 77 韻。但這是平 32 韻，依照西田系統應擬爲 *ñži*。

掌中珠 漢字	西夏字 注音	聲調 韻類	反切上字	反切連鎖	Sofronov 擬音	西田擬音
(散見各處) 人						
201 仁	音 𐰚	平 16	𐰚	⑭	žen	ñži <sup>10</sup>
096 壬						
111 二						
163, 345 兒	音 𐰚	平 10	𐰚	⑭	zie	ñži
184, 253 耳						
113 聞	音 𐰚 𐰚	平 10 上 24	同上	⑭	zie+šiwan	ñži+?
192 肉						
194, 296 弱	音 𐰚	上 2	無反切資料	⑭	ziwu	缺
243 褥						
313, 322 如						
353, 371						

從以上漢語日母字的西夏對音來看，反切連鎖十四、十五、十七屬於一類，與上面一、二所舉反切連鎖十三、十六、十九截然有別，絕不相混（關於反切連鎖十八與二十詳下）。西田分成三類固然不對，Sofronov 併為一類也是疏失。至於這兩類音值的分別，只要查看藏語對音資料便可了然。藏語對音用 zh-, gzh-, ĵ- 寫反切連鎖十四、十五、十七，而用 z-, hz-, gz- 寫反切連鎖十三、十六、十九。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前者代表 ž 音<sup>11</sup>，而後者代表 z 音。

把這兩類聲母的區別認為是發音部位的不同，除了從藏文對音可以得到支持以外，還可以從下列事實得到印證。

一、以漢字「𐰚移則」，「𐰚移足」，「𐰚移作」，「𐰚移將」寫西夏 z- 音，用「精」(ts-) 母字其作用正是要表示其發音部位<sup>12</sup>。掌中珠裏另有用「尼則」，「尼

10. 平聲 16 韻西田擬為 \*-iã。此處依其系統應作 ñžiã。

11. 正齒音類 Sofronov 擬作 tš, tšh, ndž, š 等，而於濁擦音獨作 ž (z 上之輔助符號方向不同)。其原因可能與這類音在同音一書裏不列在正齒音類，而列在舌齒音類有關。但同音這種安排是受漢語聲韻學之影響而比照日母字排列的緣故(詳下文)，與音值應無關連。本文分別 ž 與 z，而於引用 Sofronov 時才寫作 ž。

12. 唯一的例外是珠 353 /𐰚𐰚 音𐰚移責。按「責」字側革切，屬於照二，其所注之西夏字通常是西夏之正齒音。

足」，「尼精」等寫的音，在同音裏是屬於第六類齒頭音，而以「尼正」，「尼爭」，「尼周」，「尼長」，「尼追」寫的音則屬於第七類正齒音<sup>13</sup>，兩者都以第二個漢字注音表示其發音部位。西田及 Sofronov 均把前者擬爲 ndz- 音，後者擬爲 ndź- 音，我在 Gong 1981 一文裏曾論其非而代之以 dz- 及 dź- 音。

二、以漢字「ㄅ」寫西夏 z- 音。「ㄅ」字是精母字，以這個字注音的字，在西夏文都是第六類齒頭音。

西夏字	掌中珠	漢字注音	聲調	韻類	Sofronov 擬音
𐵄	093	ㄅ	平	68	tsə
𐵅	186	ㄅ	平	68	tsə
𐵆	153 154	ㄅ	平	80	tsa
𐵇	203	ㄅ	平	20	tsa

掌中珠裏有三個例子是以「ㄅ」字注文海雜類齒頭音的。Sofronov 擬爲 ndz- 音。

西夏字	掌中珠	漢字注音	聲調	韻類	Sofronov 擬音
𐵈	225	ㄅ	平	17	ndza
𐵉	342	ㄅ	?	?	ndzɿə
𐵊	346	ㄅ	平	22	ndzau

ndz- 應改爲 dz-  
(參見 Gong 1981)

依此看來，掌中珠裏以「ㄅ」字注的三個舌齒音，其發音部位也應該不出齒頭音範圍。

西夏字	掌中珠	漢字注音	聲調	韻類	Sofronov 擬音
𐵋	054 083	ㄅ	平	17	za
𐵌	151	ㄅ	平	80	za
𐵍	254	ㄅ	上	14	za

z 應改爲 z-

三、最後一個特別的例子：掌中珠 146「𐵎」，音「ㄅ移全」。「全」字是從母字，而這個例子之不尋常是因為「𐵎」字不見於同音第九章舌齒音類，而竟是出現在第六章齒頭音類<sup>14</sup>，這是上聲二十四韻字，Sofronov 擬爲 sɿwan，我認爲是正確

13. 由此可見這種注音方法並不完全是反切，我在 Gong 1981 一文裏認爲用「尼」字其作用在幫助發濁音聲母。

14. 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在第七章正齒音類！

的。與此同音的「𐵇𐵈」字是漢語「旋」的借詞，當時漢語濁聲母已清音化，邪母讀同心母。顯然是掌中珠的作者把西夏字  $s\dot{i}wan$  讀爲  $z\dot{i}wan$ ，而漢語已無  $z-$  音，才有此轉彎抹角的註音方法出現。這種例外正強烈暗示反切連鎖十三、十六、十九之發音部位與齒頭音相同，Sofronov 擬爲  $\dot{z}-$ ，我以爲應修改爲  $z-$ 。

可是，如果上面所討論的音是  $z-$  與  $\dot{z}-$ ，這兩個音正與漢語中古音的邪母及禪母相合，西夏韻書既是仿照漢語韻書作成，爲何不比照漢語聲韻學，把這兩個音分別放在齒頭音及正齒音類，卻要放在舌齒音類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先了解漢語當時的聲母系統。前面已經提到，漢語濁聲母已經清音化，這是從掌中珠裏的漢夏對音可以清楚看到的（參見龔 1981）。西夏人雖然從漢語韻書可以看到精清從心邪是齒頭音，照穿牀審禪是正齒音，可是他們參照當時漢語實際的語音所了解的齒頭音及正齒音卻是：

齒頭音：       $ts-$        $tsh-$        $tsh-$        $s-$        $s-$

正齒音：       $t\acute{s}-$        $t\acute{s}h-$        $t\acute{s}h-$        $\acute{s}-$        $\acute{s}-$

西夏人對當時漢語聲韻學的了解直接反映在西夏人仿造的三十六字母上面，他們用同一個聲母寫清與從，心與邪，穿與牀，審與禪。

齒頭音：	𐵇𐵈	$tsi$	𐵇𐵈	$tshi$	𐵇𐵈	$tshio$	𐵇𐵈	$sei$	𐵇𐵈	$sin$
	(精)		(清)		(從)		(心)		(邪)	
正齒音：	𐵇𐵈	$t\acute{s}io$	𐵇𐵈	$t\acute{s}hio$	𐵇𐵈	$t\acute{s}hia$	𐵇𐵈	$\acute{s}ei$	𐵇𐵈	$\acute{s}ei$
	(照)		(穿)		(牀)		(審)		(禪)	

從上面的表我們不可推斷西夏無濁的  $dz-$ ， $z-$ ， $d\dot{z}-$ ，及  $\dot{z}-$  等音。西夏三十六字母是漢語聲韻學的翻版<sup>15</sup>，反映宋代漢語聲韻而不代表西夏聲韻，否則字母中不會有重複的  $tsh-$ ， $s-$ ， $t\acute{s}h-$ ，及  $\acute{s}-$  出現。我在 Gong 1981 一文裏已經指出西田及 Sofronov 擬爲  $ndz-$  及  $nd\dot{z}-$  的兩類音應該是  $dz-$  與  $d\dot{z}-$ 。由本文的研究，更進一步發現西夏此外還有  $z$  及  $\dot{z}-$  音。綜合上一篇與這一篇的討論，西夏語的齒頭音及正齒音如下：

15. 西田 (1962: 59-60) 也認爲三十六字母不代表西夏聲母系統，他更進一步認爲五聲切韻是爲西夏人而作之漢語韻圖。



齒頭音： ts tsh dz s z

正齒音： tś tśh dź ś ź

至於這兩系列的語音是否可以歸納成一系列的音位，必須與整個韻母系統比較研究之後始能決定。我在此暫時依照西田及 Sofronov 分別兩個系列。

上面的討論中只提到反切連鎖十三、十六、十九及連鎖十四、十五、十七。其他尚有連鎖十八及二十，必須繼續加以討論。這兩個連鎖 Sofronov 都擬爲  $\dot{z}$  音，可是這種擬音引起許多困難。先說連鎖十八。反切連鎖十八以及 Sofronov 對這些字的擬音如下：

18.  $\dot{z}i\alpha \rightarrow \dot{z}i\alpha \rightarrow \dot{z}i\alpha \rightarrow \dot{z}i\alpha$   
           平32      平 7      平36      平 7

「 $\dot{z}i\alpha$ 」字見於文海雜類舌齒音類。這一類字 Sofronov 大都擬爲 lh- 音，而只有少數幾個字擬爲  $\dot{z}$  音，顯得不十分一致。 $\dot{z}$  音的字通常都收在文海裏，何以有少數收在雜類呢？Sofronov 與 Kyčanov (1964:68) 曾比照 l- (在文海) 與 lh- (在雜類) 的區別，提出區別  $\dot{z}$ - (在文海) 及  $\dot{z}h$ - (在雜類) 的看法。但 Sofronov (1968) 的全面擬音未採此說而僅作  $\dot{z}$ -，因而產生上面所述幾個  $\dot{z}$ - 音字參雜在絕大多數 lh- 音字中間的情形。上面的「 $\dot{z}i\alpha$ 」字 Sofronov 空着未予擬音。我們不難想像這類問題的困難是如何引起的。如果它是 lh- 音，如何與  $\dot{z}$ - 音系聯？可是如果是  $\dot{z}$ - 音，其他的  $\dot{z}$ - 音字都放在文海，何以此字獨放在雜類？首先必須指出，Sofronov 這一個反切連鎖尚有遺漏的地方。事實上前面還要再接一段。整個反切連鎖中共有三個字來自雜類，兩個來自文海，以下是整個連鎖，Sofronov 的擬音以及各字在韻書的位置。

18.  $lh\alpha \rightarrow \dot{z}i\alpha \rightarrow \dot{z}i\alpha \rightarrow \dot{z}i\alpha \rightarrow \dot{z}i\alpha \rightarrow \dot{z}i\alpha$   
       lhio       $\dot{z}i\alpha$        $\dot{z}i\alpha$        $\dot{z}i\alpha$       缺       $\dot{z}i\alpha$   
       雜類      雜類      文海      文海      雜類      文海

「 $lh\alpha$ 」字見於掌中珠(341)，漢字注音「梁」，另有藏文對音  $zloh$ ，西田擬爲  $li\phi$  音。但此字在雜類，所以 Sofronov 擬爲 lh- 是正確的。其反切上字「 $\dot{z}i\alpha$ 」見於掌中珠 (246)，漢字注音「力」，西田擬爲  $li$ ，Sofronov 則擬爲  $\dot{z}i\alpha$ 。此字也在雜類，應該還是 lh- 音。另外一個「 $\dot{z}i\alpha$ 」字既然也在雜類裏，而且屬於這個連鎖，

也應該是 lh- 音。問題是其他兩個字不在雜類，而在文海裏，究竟是什麼音呢？我以為惟一的可能乃是 l- 音。l- 與 lh- 音近，本不該系聯的，卻因音近而誤連。這兩個字沒有對音資料，只能藉反切加以推測。此一連鎖我修改如下：

18. 𐵇𐵉 → 𐵇𐵊 → 𐵇𐵋 → 𐵇𐵌 → 𐵇𐵍 → 𐵇𐵎  
 lhjo lhje lja liu lhm liu

其次是連鎖二十的問題。Sofronov 只列了兩個字。

20. 𐵇𐵏 → 𐵇𐵐  
 zei 缺  
 平66 缺

按 Sofronov 在每一個反切連鎖下都附有一個表，而在表中標示有哪些韻以連鎖中的字為反切上字。現在我們按圖索驥，找到平聲 50 韻的「𐵇𐵑」字及平聲 69 韻的「𐵇𐵒」字都以「𐵇𐵏」字為反切上字。現在我們試把 Sofronov 對這些字的擬音代入，得結果如下：

- 𐵇𐵑 (lô 平50) → 𐵇𐵏 (zei 平66)  
 𐵇𐵒 (ldiə 平69) ↗

反切上字與所切之字應該雙聲，Sofronov 擬了三個不同的音，顯然是不合理的。「𐵇𐵏」字 Sofronov 擬為 zei 音，西田擬為 bziě 音，所據的是藏文對音。這一個對音西田 (1964: 137, 小類 105) 引作 grza, Sofronov (1968: 42), 引作 grzwa<sup>16</sup>。但這一個對音似乎不十分可靠，因為「𐵇𐵏」字在平聲六十六韻，而這一韻的其他字，其藏文對音，據西田 (1964: 60) 所引，有 ti, gti, dghi 等，都是 i 元音。與平聲六十六韻相配的是上聲五十九韻，Sofronov 所引的藏文對音有 'ge, dghe, 'gye 等，都是 e 元音，藏文字 i 與 e 易混，不知孰是孰非，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沒有一個作 a 的。我以為此字之藏文對音不可靠，不能據以定全連鎖之音。

「𐵇𐵑」字沒有對音資料，「𐵇𐵒」字則見於掌中珠 (125)，音栗，藏文對音 glda。西田擬為 li, Sofronov 擬為 ldiə。據此，反切連鎖二十應該與反切連鎖三、四、五、六同屬一類（參見前面的反切連鎖對照表，p. 19）。

16. 俄譯文海平聲 66 韻第 2022 字 (頁 333) grza, grzwa 並列。

進一步研究，還可以發現這一連鎖事實上是與反切連鎖五相連。「𦉳」的反切上字，Sofronov 在上表作「𦉳」，另一個地方（42 頁）則寫作「𦉳」。Sofronov 未能決定此字屬於哪一個韻。事實上此字正是平聲二十九韻的「𦉳」字。這點不難從文海原書的影印認出。「𦉳」的反切上字，文海寫作「𦉳」，Sofronov 書上也這樣抄寫。但此字應是「𦉳」字之誤。因為「𦉳」字在同音第四章舌上音裏，不該與舌齒音系聯，而「𦉳」字乃是反切連鎖五之字。經過上面的討論，反切連鎖二十應該與反切連鎖五合併，成為連鎖五。連鎖二十便取消了。

5.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zei(?)		ldiə		ldiwu		ldiə		ldiwu
平66		平29		平59		平29		平59
原屬連鎖20			原屬連鎖5					

最後要討論的是：反切連鎖一、二與反切連鎖三、四、五、六的問題。反切連鎖一、二，西田與 Sofronov 均擬為 l-，這是沒有爭論餘地的。但是反切連鎖三、四、五、六，西田根據藏文對音 ld-，ldth-，th-，zl-，擬為 ʃ 音，認為我們雖然不大明瞭它實際上代表什麼聲母，但暫時推定為「有聲側面摩擦音 ʃ」（西田 1964: I, 140），並說以漢字注音時大概是原則上在來母字左下方加了小圓圈標示，以別於用來母字不加圓圈標示的 l- 音。Sofronov 保留了這兩類聲母的區別，只是寫成 ld- 而已。對於這個問題最大的困難是，我們並不十分了解當時的藏文 ld- 究竟是如何發音的，也不知道藏文注音的精確性如何，這些藏文的注音資料是從零零星星的片斷資料匯集而來的，並非是有系統的著作。利用這類資料時必須作些多方面的考查。首先我們注意到藏文的資料裏，l-, gl-, kl-, bl- 都代表同一個音（西田由此推定西夏 l- 音），而藏文的 ld- 音大半情形又寫作 zl-（按藏文拼寫法中沒有 dl- 的寫法），如果 gl-, kl-, bl- 在當時只讀成 l-，是否 zl- 也只讀成 l- 呢？這是我們首先要發問的。其次我們看看藏文注音資料中 ld- 與 zl- 適用的範圍，竟也擴及文海雜類中的舌齒音類，這是大家認為收 lh- 音聲母的字。以下錄 Sofronov (1968: II 57 及 59) 文海雜類舌齒音的反切資料及藏文注音：

平聲 𦉳 𦉳 藏 gla (平63) (反切上字屬連鎖2, 1音)

	𐵇𐵏𐵑	藏	zloh [梁]	(平48)	(反切上字屬連鎖18, 1~lh 音, 見上)
	𐵇𐵏𐵑	藏	ldu	(平4)	(反切上字屬連鎖 8, lh- 音)
上聲	𐵇𐵏𐵑	藏	lhi	(上41)	(連鎖 9, lh- 音)
	𐵇𐵏𐵑	藏	lda, zla	(上38)	(連鎖 8, lh- 音)
	𐵇𐵏𐵑	藏	lha [六。]	(上52)	(連鎖 8, lh- 音)

從上面所引用的藏文資料來看，藏文 gl-, zl-, ld-, lh- 都用於記西夏 lh- 音，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堅強的理由來主張只有 gl- 可以用來註 l- 音，而 ld- 與 zl- 就一定不可以。藏文的 gl- 與 ld-, zl- 既然不能用來把文海雜類的舌齒音分成兩類，如何能用來把文海的 l- 音分成兩類呢？

再看看西夏文與漢語的對音資料，對此問題所提供的證言如何，與零碎的藏文對音資料相比，掌中珠裏的對音資料可以說是完整而有系統的。掌中珠裏的漢夏對音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以漢字注西夏字音，另一部分是以西夏字注漢字音。

先說以漢字注西夏音的部分。我們從這一部分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利用漢字，以各種方式試圖區別西夏語音的苦心，例如上面已提過的，當時漢語已無 dz, dź, z, ź 等音，爲了標示西夏語中的這些字音，掌中珠的作者用「尼卒」，「尼精」等表示 dz，用「尼正」，「尼周」等表示 dź，用「口移則」，「口移作」等表示 z，用「日知」，「日率」等表示 ź 音。雖然使用的方法未必始終一貫，間有兼用其他方式，或甚至遺漏的地方。但是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其設法區別的用意。有些遺漏或錯誤可能在抄寫過程中產生，這也是可以了解的。可是我們從掌中珠裏的對音資料，卻看不出作者有區別 l- 與 ld- (或 ł) 的痕跡。掌中珠的作者既然用了一個「移」字加口旁的「口移」字，以特別記漢語在當時已沒有的 z- 音，當也不難在來母上加些符號，以爲區別。例如 r- 音，便是以來母加口旁（如囉字）造成，至於清邊音 lh-，雖然有不少遺漏，但卻也在來母右下方加了小圓圈，如「六。」字。

反切連鎖 11 (因平聲字有反切資料，只錄平聲字，以下同)

西夏字	聲調	韻類	Sofronov 擬音	反切上字	漢字注音	掌	中	珠
𐵇𐵏𐵑	平	76	riɥ	𐵇𐵏𐵑	口六	273, 315		
𐵇𐵏𐵑	平	76	riɥ	𐵇𐵏𐵑	口六	301, 322, 343, 345, 353		

西夏字	聲調	韻類	Sofronov 擬音	反切上字	漢字注音	掌	中	珠
					丁六	206, 顯然是□六之僞訛		
𐵇𐵏	平	82	ri̯a	𐵇𐵏	囉	276,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301, 302		
𐵇𐵏	平	82	ri̯a	𐵇𐵏	囉	264		
𐵇𐵏	平	82	ri̯a	𐵇𐵏	囉	266		
𐵇𐵏	平	82	ri̯a	𐵇𐵏	囉	291		
𐵇𐵏	平	82	ri̯a	𐵇𐵏	囉	193		
反切連鎖 12								
𐵇𐵏	平	73	rai	𐵇𐵏	□冷	(113)		
𐵇𐵏	平	74	ri̯e	𐵇𐵏	°領	(062) 僞訛?		
					□領	(072)		
					。領	(163, 335) 僞訛?		
𐵇𐵏	平	74	ri̯e	𐵇𐵏	。領	(152) 僞訛?		
𐵇𐵏	平	76	ri̯u	𐵇𐵏	戳	(265) 脫落?		
𐵇𐵏	平	77	re	𐵇𐵏	□冷	(323)		
𐵇𐵏	平	79	ri̯e	𐵇𐵏	°力	(196, 346) 僞訛?		
					力	(366, 372) 脫落?		
𐵇𐵏	平	80	ra	𐵇𐵏	囉	(164)		
𐵇𐵏	平	82	ri̯a	𐵇𐵏	囉	(292, 302)		
𐵇𐵏	平	84	re	𐵇𐵏	□冷	(244)		
𐵇𐵏	平	86	ri̯e	𐵇𐵏	□冷	(192)		
𐵇𐵏	平	87	ri̯ew	𐵇𐵏	流	(145) 脫落?		
					留	(151) 脫落?		
𐵇𐵏	平	91	ruo	𐵇𐵏	□浪	(333)		
反切連鎖 7								
𐵇𐵏	平	61	lh̥e	𐵇𐵏	領。	(233)		
𐵇𐵏	平	94	lho	𐵇𐵏	量。	(324)		
𐵇𐵏	平	94	lho	𐵇𐵏	量	(241)		

## 反切連鎖 9

西夏字	聲調	韻類	Sofronov 擬音	反切上字	漢字注音	掌	中	珠
𐞊𐞃	平	14	lhie	𐞊𐞃	力。	084		
𐞊𐞄	平	64	lhia	𐞊𐞄	𐞊𐞄	092		
𐞊𐞅	平	69	lhie	𐞊𐞅	𐞊𐞅	311		
					𐞊𐞅。	313		

從上面所引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標注反切連鎖十一與十二的漢字多半都在來母字左邊加小口，標注反切連鎖七與九的漢字，大致都在來母字右下方加小圓圈，現在我們再看看標注 ld-（或 l）的字有什麼特徵沒有。

## 反切連鎖 4

𐞊𐞃	平	3	ldiu	𐞊𐞃	略	243
					六	335
𐞊𐞄	平	20	la (Sofronov	𐞊𐞄 <sup>17</sup>	𐞊𐞄	105, 341
			原來擬音如此)			
𐞊𐞅	平	58	ldu	𐞊𐞅	魯	173
𐞊𐞆	平	58	ldu	𐞊𐞆	盧	132, 136, 143, 223
𐞊𐞇	平	58	ldu	𐞊𐞇	落	224
𐞊𐞈	平	59	liwu (Sofronov	𐞊𐞈	。六合	221, 222
			原來擬音如此)			
𐞊𐞉	平	61	ldie	𐞊𐞉	領	286, 301
𐞊𐞊	平	61	liwe (Sofronov	𐞊𐞊	令合	185
			原來擬音如此)			
𐞊𐞋	平	67	ldwei	𐞊𐞋	縲	321
𐞊𐞌	平	67	ldiei	𐞊𐞌	力	265, 271
𐞊𐞍	平	69	ldie	𐞊𐞍	勒	353

除了「六」字左下方有個小圓圈外，我們看不到任何標記。再看看反切連鎖一的字。

## 反切連鎖 1

17. Sofronov (1968: II, 248) 抄作 𐞊𐞄，(II, 17) 抄作 𐞊𐞄。他根據後者（連鎖 2）擬音。文海此處十分模糊，但決非 𐞊𐞄 字，𐞊𐞄 字不見於字書。

西夏字	聲調	韻類	Sofronov 擬音	反切上字	漢字注音	掌	中	珠
	平	2	liwu		六	324, 325, 326		
	平	3	liwu		六合	294		
	平	11	lwi		縹輕	266		
	平	29	liə		。勒	094		
	平	29	liə		。勒	084, 085, 105		
	平	29	liə		。勒	126		
	平	29	liə		。勒	132, 144		
	平	43	leu		婁	044, 115		
	平	43	lweu		婁	082, 093		
					婁合	155		
	平	49	lo		郎	271		
	平	49	lo		郎	233		
	平	51	lio		。良	095		

有四個「勒」字，一個「良」字，左下方有小圓圈，四個「勒」字所標注的西夏文字是同音字，在掌中珠裏散見多處，而又一律在左下方加小圓圈，沒有一個例外，顯然這小圓圈是有特別意義的。西田認為原則上是 1 音的字加小圓圈，1 音的字不加。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另外反切連鎖 4 也有一個「六」字左下方有小圓圈。這小圓圈究竟有何作用呢？

這小圓圈的出現並不局限於來母字，而是各種聲母的字均有，而且出現的位置並不限於左下方，也有在左上方的。當中有些可能是抄寫發生的錯誤。大體上似乎是標示西夏文字的聲調，而與聲母無關。從上面的資料我們實在看不出反切連鎖一與四聲母有何不同。

再說，掌中珠的漢夏對音中尚有以西夏文字注漢字音的。漢語來母字只有一類，用以注來母字的西夏文字也應該只用一類才合理。事實上我們從這些資料中找不出一個 r- 音的字，也找不出一個 lh- 音的字，卻處處見到 1 音與 ld 音混用。這個事實更顯示所謂的 1 與 ld 的區別事實上並不存在。

掌中珠裏用來寫漢語來母字的西夏文字共有三十個字，其中十八字是平聲字，十二字是上聲字。上聲字裏有四個字既無反切資料，也不與平聲字「同居」，所以不能

確定是屬於哪一個反切連鎖。其餘的字分佈情形如下：

Sofronov 擬音	l-		ld-			
反切連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平聲字數	13	0	1	4	0	0
上聲字數	4	0	0	3	1	0
統計	17		9			

漢語來母字只有一類，而西夏文竟以 l- 音及 ld- 音不加分別地用來標注其音，這是不可思議的。以下是其詳細情形：

### 西夏文平聲字

#### 反切連鎖 1

璃 (131), 犁 (271), 離 (361)	𐵇	lie	(平10)
林 (133), 櫟 (222)	𐵈	lên	(平16)
輪 (371)	𐵉	lwen	(平16)
膈 (113), 老 (164, 171)	𐵊	la	(平17)
欄 (222, 241), 欄 (244)	𐵋	lan	(平24)
來 (112, 306)	𐵌	lei	(平33)
雷 (092)	𐵍	lwei	(平33)
鈴 (213)	𐵎	lm	(平36)
蓮 (136), 陵 (145), 簾 (232)	𐵏	lie	(平42)
綾 (256), 連 (264, 291, 304)			
鎌 (266), 凌 (296, 311), 令 (305, 366)			
婁 (056), 樓 (216, 266)	𐵐	leu	(平43)
溜 (131), 榴 (143), 柳 (144)	𐵑	leu	(平45)
留 (291), 流 (356)			
羅 (065, 082 等), 蘿 (146, 151)	𐵒		
駱 (163), 騾 (164), 狼 (164, 165)			



珞 (211), 螺 (212), 廊 (221)	}	𪛗	lo	(平49)
樂 (323), 離 (334)				
龍 (066, 134, 142, 161)		𪛗	liɔn	(平56)
反切連鎖 3				
力 (356)		𪛗	ldiə	(平32)
反切連鎖 4				
略 (276)		𪛗	ldiu	(平 3)
肋 (186)		𪛗	ldew	(平43)
累 (352)		𪛗	ldwei	(平67)
离 (102), 梨 (141), 𪛗 (164), 離 (233)		𪛗	ldiei	(平67)

## 西夏文上聲字

## 反切連鎖 1

凉 (252), 粮 (361)	}	𪛗	liɔn	(上49)
六 (064, 323, 371)		𪛗	leuɹ	(上40)
領 (251)		𪛗	lin	(上33)
祿 (062), 露 (075, 091, 092), 鹿 (162)		𪛗	lu	(上 1)
籠 (235), 𪛗 (234, 236), 碌 (265)				

## 反切連鎖 4

協 (142)	𪛗	ldiei	(上60)
𪛗 (075)	𪛗	ldiei	(上60)
嶺 (122)	𪛗	ldie	(上54)

## 反切連鎖 5

栗 (141), 笠 (252), 立 (273, 306, 321)	}	𪛗	ldiə	(上27)
𪛗 (325)				

從上面的例子看來，西夏文用 l 音來注「璃、梨、離」的音而用 ld 音來注「离、梨、𪛗、離」的音，用 l 音寫「領」字，用 ld 寫「嶺」字，以掌中珠審音之嚴，是不該有這種混亂情形發生的。惟一可能的解釋是西夏語裏本無 l 與 ld 之分，兩者

是一體的。

把西田與 Sofronov 的 l 音與 ld (或 l̥) 音合成一音，寫成 l，是否會泯滅許多音韻的對比呢？這種疑問本是從開頭便該產生，而在討論的過程中必須處處加於考慮的。問題是西夏韻書文海裏面有許多組應該有音韻上的對比，而我們尚不知區別何在的。這種時候 Sofronov 都擬為同音<sup>18</sup>，可是從文海不放在同一反切下，而個別另作反切這一點看，他們應該有區別才對。這種奇怪的現象發生在各種類型的聲母上。如果只有 l 聲母的字無此現象，反而顯得奇怪，而對問題終究的合理的解決發生誤導的作用。西田與 Sofronov 也許只為了強分兩組，才有分別聲母的想法，可是問題必須全盤解決，否則仍會遇到反切上字相同或可以系聯而無法把兩類分開。

l 與 ld 究竟是一音抑或兩音，對藏緬語的比較研究上也有影響，如果不正確處理，也將發生誤導的作用。例如緬甸語的 l 音，時而對應西夏 l 音，時而對應 ld 音，我們如果根據錯誤的西夏擬音，進而強分藏緬語的 l 音，便將造成很大的錯誤。

西夏	liə 平29	ldiə 平32	la 平20	lda 平63
緬甸	le A調	le B調	la A調	lak
漢義	風	重	來	手

藏文雖然有複聲母，可是「手」也只是 lag，沒有複輔音，西夏文的「手」字由於藏文的對音作 zla 及 lda, Sofronov 便據而擬測 lda 音，這樣擬音勢將造成藏緬語系語言比較研究上的困擾，因此問題雖小，影響卻很大。

根據本文的討論，西夏語裏共有 l, lh 及 r 三種流音。但同音字典第九章所包含的聲母，除了上面三種音以外還有 z 及 ž 音。Sofronov 的反切連鎖所代表的音如下：

反切連鎖	1 2 3 4 <sup>5</sup> <sub>20</sub> 6 18	7 8 9 10	11 12	13 16 19	14 15 17
音 值	l-	lh-	r-	z-	ž-

本文所提出的修正與西田及 Sofronov 的擬音，對照如下：（修改個別字之擬音不列）

18. 例如平聲 58 韻 1776-1783 八個字及 1784-1786 三個字 Sofronov 都擬為 ldu，因為兩組之反切上字可以系聯，部屬於連鎖 4。

反切連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西田擬音	l-	ɬ-	lh-	r-	bz- ɳž- ɳž-	bz- ɳž- l- bz- bz-
Sofronov 擬音	l-	ld-	lh-	r-		ž-
本文擬音	l-	l-	lh-	r-	z- ž- ž-	z- ž- l- z- l-

## 引用書目

### 西田龍雄

1962. “故Nevsky 氏の西夏語研究について”，言語研究 41: 55-65。

1964, 1966. 西夏語の研究，第一卷 1964，第二卷 1966，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 骨勒茂才

1190. 番漢合時掌中珠，羅福成 1924 手抄本，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 劉楚人署

1132. 西夏國書字典音同一卷，羅福成 1935 手抄本。旅順：庫籍整理處印。

### 橋本萬太郎

1961. “掌中珠のタンゲート・漢對音研究の方法”，中國語學 109: 13-16。

1963. “西夏國書字典同音の同居韻”，言語研究 43: 34-49。

### 龔煌城

1981.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集刊第 52 本（本期）。

### Gong, Hwang-cherng

1981. “Voiced 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BIHP* 52(this volume).

Kepping, K. B., V. S. Kolokolov, E. I. Kyčanov, and A. P. Terent'ev-Katanskij

1969. *More Pis'men* (文海),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 Nevskij, N. A.

1960. *Tangutskaja Filologija*,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Vostočnoj Literatury.

Sofronov, M. V.

1968. *Grammatika Tangutskogo Jazyka*,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 RECONSTRUCTION OF THE TANGUT INITIAL CONSONANTS OF GROUP IX WORDS IN THE T'UNG-YIN DICTIONARY

(Abstract)

Hwang-cherng Gong

In a Tangut dictionary called "T'ung-yin" ("The Homophones") all the Tangut characters are classified into nin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bilabials, labiodentals, dentals, palatals, velars, dental affricates and fricatives, palato-alveolars, glottals, and liquids. The characters included in group IX correspond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initials *lai* 來 and *jih* 日. Nishida Tatsuo reconstructs *l-*, *ɬ-*, *lh-*, *r-*, *ʁz-*, *ʁ-*, and *ɳʒ-*, for the characters of this group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Tangut characters as well as Tangut transcriptions of Chinese and Sanskrit words. Based on transcriptions as well as on *fan-ch'ieh* spellings, Sofronov proposes *l-*, *ld-*, *lh-*, *r-*, and *ʒ-* for the same group.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revise the reconstructions of Nishida and Sofronov in terms of the *fan-ch'ieh* chains established by Sofronov.

The following is a proposed revision of Nishida's and Sofronov's reconstructions. Minor differences as to the inclus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in the *fan-ch'ieh* chains are not reflected in the table.

Nishida	<i>l-</i>	<i>ɬ-</i>	<i>lh-</i>	<i>r-</i>	<i>ʁz-</i>	<i>ʁ-</i>	<i>ɳʒ-</i>
Sofronov	<i>l-</i>	<i>ld-</i>	<i>lh-</i>	<i>r-</i>	<i>ʒ-</i>		
Gong	<i>l-</i>		<i>lh-</i>	<i>r-</i>	<i>z-</i>		<i>ʒ-</i>